



重庆三峡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市级
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费资助成果

丛书主编 郭作飞 王志清

陈振华
著

西方悲剧范 畴的现代转 型



四川大学出版社

陈振华
著

西方悲剧范疇 的现代转型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徐志静 毛张琳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悲剧范畴的现代转型 / 陈振华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8. 9

(三峡学者文库 / 郭作飞, 王志清主编)

ISBN 978-7-5690-2382-4

I. ①西… II. ①陈… III. ①悲剧—文学研究—西方
国家 IV. ①I50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6222 号

书名 西方悲剧范畴的现代转型

著 者	陈振华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2382-4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5.75
字 数	33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press.scu.edu.cn>

“三峡学者文库”编委名单

主 编：

郭作飞 王志清

编委会：

陈会兵 曾 毅 申载春 李 俊

林辉春 赖永兵 李朝平

“三峡学者文库”出版说明

（总序）

中国语言文学是重庆三峡学院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经过长期的建设与发展，本学科已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成为重庆市高校“十三五”重点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为重庆市立项建设重点学科，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为重庆市特色专业建设点，其中师范专业为重庆市首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4年7月本学科正式获批新增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4个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本学科2014年申报了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学位，于2015年开始正式招生。

本学科有一支职称高、学历高，年龄、学缘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学术队伍。其中有教授11人、副教授18人、博士16人（另有在读博士2人）；有重庆市名师1人，重庆市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2人，外聘兼职教授19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5人（含兼职）。队伍成员大多毕业于“985”“211”高校，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有较为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学理论基础和研究素养，

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均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部分教师先后与西南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合作,开展联合招收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已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 50 余人,积累了丰富的硕士研究生培养经验。

经过长期积累,本学科已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研究、汉语本体及其应用研究、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何其芳研究、三峡方志文献研究、夔州诗研究等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近年来本学科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3 项,教育部委等部级项目 14 项,其他项目 100 余项;出版著作 47 部;发表论文 540 多篇,其中发表在重要刊物上的有 31 篇,发表在 CSSCI 及核心刊物上的有 178 篇;获重庆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6 项,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二等奖 1 项。

本学科现有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1 个,市级学会 1 个,校级科研创新团队 2 个;校级研究所 4 个,研究工作室 4 个;建有学科专业图书资料中心 1 个,藏有《四库全书》《敦煌文书》等大型纸质图书资料 30 余万册,电子图书 100 余万种,学科中外文现刊 30 多种。

本校开通有 CNKI 中国知网、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等及 10 余种试用的电子资源和数据库,校园网络畅通,能方便查询检索资料。

本校已与德国波恩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日本圣泉大学、美国丹佛社区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能为学生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

议、培养国际学术视野提供便捷的交流平台。

为了进一步加强市级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和硕士点的建设，展示和提升学科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本学科现启动“三峡学者文库”的资助出版工作。该出版工作重点资助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方向以及三峡文化研究方向的特色成果，计划出版 15 部具有原创性、前沿性的学术专著，由四川大学出版社统一编辑，分批次出版。

“三峡学者文库”由市级重点学科下拨经费及学校配套经费资助，学校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文学院专门成立了“三峡学者文库”编委会，学科成员积极响应、热情参与。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徐凯编辑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三峡学者文库”编委会

2018 年 1 月

目 录

绪 论 古典与现代“知识型”中的西方悲剧范畴	(1)
第一章 摹仿与创造	(43)
第一节 摹仿理论的创设	(43)
第二节 摹仿理论的变形	(57)
第三节 创 造	(80)
第二章 悲剧性	(104)
第一节 悲剧的反目的性与目的性	(105)
第二节 悲剧性冲突	(109)
第三节 生命的悲剧意识	(129)
第三章 悲剧情节	(165)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情节中心论	(166)
第二节 古典主义的情节论	(182)
第三节 悲剧情节的“边缘化”	(207)
第四章 悲剧人物	(228)
第一节 古典悲剧人物的“高贵性”与“类型化”	(229)

第二节 现代悲剧人物的“尊严”与“自由”	(265)
第五章 悲剧演出	(293)
第一节 古典时期的悲剧演出	(294)
第二节 现代的剧场艺术	(303)
第六章 悲剧反应	(325)
第一节 卡塔西斯	(326)
第二节 古典时期对悲剧反应的探讨	(340)
第三节 现代的悲剧反应论	(363)
第七章 悲剧的终结	(401)
第一节 对“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的历史处理	(402)
第二节 黑格尔与尼采：对悲剧终结的两种认识	(419)
第三节 斯丹纳：现代悲剧的失败与悲剧终结	(443)
结 论	(472)
参考文献	(479)
后 记	(492)

绪 论 古典与现代“知识型”中的 西方悲剧范畴

一、“知识型”的引入

悲剧无疑是西方文学领域中的最高典范，而作为一种戏剧范畴或形式，它在西方文学史上并不具有普遍性。悲剧仅仅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和17世纪的法国出现并取得了成功，此后尽管自称为“悲剧”并在当时极受称赞的戏剧不断出现，然而对于这些戏剧是否为悲剧至今仍没有形成理论共识。关于悲剧的批评与研究即悲剧理论，始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间曾出现过长时间的断裂，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恢复后，就再也没有中断过，且日益繁荣昌盛，正如帕尔蒙（Richard H. Palmer）所说的：“从16世纪以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悲剧研究。”^①那么，是什么使得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剧作家执迷于悲剧的写作呢？又是什么使得一代又一代

^① Richard H. Palmer, *Tragedy and Tragic Theo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p. 1.

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把悲剧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呢？

悲剧理论成为西方戏剧界和西方学术界一个长期的重要课题，就在于悲剧尤其是古希腊悲剧对西方文明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①，在于悲剧比其他的任何文学体裁都更适宜于表达这种价值和意义。“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关于在当今之世‘悲剧’是否还能继续写作的最真诚的讨论。如果没有意识到，一种没有悲剧的文明是危险地缺少某种东西的话，人们是不会这样真诚的。”^② 这种价值和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民族和国家层面上，一是在个体层面上。就个体来说，悲剧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个人责任和荣誉的象征。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既是国家理想的体现和象征，又是“作为

① 贝尔在论述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对现代主义的“当代崇拜”现象时，指出这实在是出于西方人的本能和意识，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的重新解说，来取代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和聚敛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文化本身被视为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人类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所以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或缺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参见〔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页、24页）。在古希腊，表示言论自由的词有四个，其中两个首先出现在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第四个词 *parrhesia* 最初出现在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中，也是他最喜欢写的主题之一。一本有权威性的德文专门辞典告诉我们，这是雅典人创造的一个词，是雅典人骄傲的象征，它有两个基本的互相关联的含义。一个是个人的：坦率或直言；另一个是政治的：言论自由。它表达了雅典人自己的理想形象，一个习惯于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自由的人（参见〔美〕I. F. 加斯：《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0~257页）。

② 〔英〕克利福德·利奇：《悲剧》，尹鸿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真理时刻的危机”^①。但是，笔者的研究兴趣不在于对这个为什么的问题的回答及怎样回答，而在于在西方文化这个传统中，不同时空中的西方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就悲剧研究提出了哪些基本问题？引入了哪些基本概念？这些基本概念是有历史渊源的，还是新创设的？这些概念之间是何种关系？这些概念所构成的历史又是何种类型的历史？这些问题和概念在新的时空中是重新提出的，还是新时空中的新问题和新概念？对这些问题和概念又是如何回答的？这些回答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是重复诠释还是重新解释，是渐进式的改革还是断裂式的革命？假如是断裂式的革命，这些革命的起点又在哪里？以及这些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中产生的悲剧理论能否形成一个前后互有关联的整体，并怎样去认识和评判它们？

从史论关系看，理论史研究主要有“以论带史”和“就史论史”两种模式。“就史论史”模式是一种“记录片式”^②的写作，它一般按照时间顺序，逐一介绍理论家和理论派别。“以论带史”模式要求按照特定的理论来整理概括理论材料，写作理论史。悲剧范畴史研究不是“就史论史”模式，也不完全是“以论带史”，而是一种从悲剧理论材料中找出某种规律性，然后借鉴运用与此规律性相合的某种特定的理论或框架来整理概括悲剧理论材料，研

① [美] 弗尔西斯·马尔赫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刘象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

② 赵敦华：《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究悲剧概念和范畴变迁及转型的历史。这种范畴史研究显然不是对单个范畴的把握，而是对全部悲剧范畴系统整体的历史把握。它是一种宏观范畴史，是一部极复杂又有趣的范畴史。

假如把西方文化看作一个相互有逻辑关系的严密的整体，那么不同时空中产生的西方悲剧理论毫无疑问便具有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假如把西方文化看作一个建构在某些共性之上的联合体，那么不同时空中产生的悲剧理论相互之间就没有多大的逻辑关系，如果有关系，也是一种历时性或共时性的联系，至多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就像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的话题同样能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激起或大或小的反响。然而，无论我们的假设是什么，这些在不同时空出现的西方悲剧理论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理论前提或预设，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也都是相同的。因此，不论西方悲剧理论是不是逐步完善的，它们的出现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它们都能构成一部前后既可独立存在又相互关联，且有变化和转型的悲剧范畴史。

纵观整个西方悲剧理论就会发现，在这两千五百多年中，西方的悲剧研究（即悲剧艺术与行动的配置关系）出现了两次断裂性的革命。在这两次断裂性革命前后形成的三个时空中的悲剧研究都是以一种累积性、渐进性和连续性的形象出现的。第一次断裂性革命发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此之前的悲剧研究可称为古典悲剧理论，之后的则可称为现代悲剧理论。第二次断裂性革命始于20世

纪 60 年代，暂且称其为后现代悲剧理论。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之前的古典悲剧研究都承认，悲剧是对一个行动的摹仿，具有真善美（相互之间未有明显区分）尤其是真善的价值；之后的现代悲剧研究尽管还是承认悲剧艺术与人的行动有关，但它研究的不再是悲剧艺术与人的行动的关系，而是悲剧艺术本身及其研究自身的历史，不再是悲剧艺术的真善美价值，而是它的美。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后现代悲剧研究，因“戏剧家们不再去写作悲剧”与“悲剧消亡”论的流行，转向了对泛悲剧的非文学非艺术思考和讨论及对悲剧研究之研究。囿于后现代悲剧理论的跨学科性和繁杂性，本书暂且搁下不表。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提出的“知识型”，是一种探索关于非连续性、非进步、非根源和非相似的思想史观念，即关于思想史认识的理论。引入它来研究西方悲剧理论，必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方悲剧范畴的变迁与转换（历史）提出一种新的别样的理解和判断。

什么是知识型呢？知识型^①是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为思想史或知识考古学研究提出的一个专门术语，目的是“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建构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

① 英文为 episteme，也译为“认识型”。

以塑成”^①。所以，福柯认为他在知识考古学研究中唯一的目的即是设法阐明知识论领域，“是认识型（l'épistème），在其中，撇开所有参照了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知识，奠基了自己的确实性，并因此宣明了一种历史，这并不是它愈来愈完善的历史，而是它的可能性状况的历史；照此叙述，应该显现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②。换言之，知识型指的是围绕某种特定的构型组织起来的知识空间，知识空间也只能通过这些特定的构型得以解释。因此，知识型是一个时代不变的绝对观念，它不仅决定“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而且“是特殊知识和科学的存在条件的一个关系维度”^③。其实，某种特定的构型便是事物的秩序，换个词来说就是某种组织原则。所以知识型是某种组织原则的产物，这种组织原则通过对事物进行分类并赋予它们意义和价值将事物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决定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事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乃至我们要说什么。而这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觉察不到的。^④因而，知识型是一种必然的、无意识的和无名的思想形式，它是“历史的先验知识”，是确定和限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前言，第10页。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页。

③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页。

④ [澳] J. 丹纳赫、T. 斯奇拉托、J. 韦伯：《理解福柯》，刘瑾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定一个时代所能思考到的或不能思考到的东西的深层基础。知识型“本身不是知识形式，它也不是在各种异质性知识、主题、精神中透视出来的共同理念和核心态度，它不属于理念的范畴，而属于形式法则范畴，属于条件范畴”^①。它仅仅是我们命名、讲话、思考和想象的那个场所。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见解，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概念——“范式”。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个纯粹而简单的累积过程，而是一个常规科学与常规科学反常或革命的过程。“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②当然，这世界并没有因为范式的改变而改变，但经过范式转换后的科学家却确实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库恩接着又说：“一个人所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在看什么，而且也依赖于他以前视觉—概念的经验所教给他去看的东西。若是缺少这种以前的训练，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只会有一种‘繁杂而琐碎的混乱’。”^③知识型作为各种知识领域的基础，是与过去四百年间西方思想文化不同时期的概念基础相对应的，且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所以，每个时代理解世界的方式完全是一种与后来时代的人不同的方式，也是后来时代的人不可想象的。福柯根据词

① 汪民安：《福柯的界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②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③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与物关系的不同配置，认为过去四百年的西欧思想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古典和现代知识型。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是依照相似性原则来认识事物、构建知识的。“直到 16 世纪末，相似性（la ressemblance）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正是相似性才主要地引导着文本的注解与阐释；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宇宙被折叠起来了：地球重复着天空，人们的面孔被反映在星星中，植物把种种对人有用的秘密掩藏在自己的茎杆里。油画模仿着空间。表象（无论是欢乐，还是知识）作为重复而出现：生活的舞台或世界的镜子，这是所有语言的身份，是其宣称并表达自己的发言权的方式。”^①相似性不仅直接构成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而且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事物和知识是依据相似性而被秩序化的。

与相似性知识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有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②四种形式。通过这四种形式，世界被组织成一个相似性体系，而这个相似性体系是以符号的形式被镌刻在宇宙中的，即是说“相似性是那个在世界深处使得事物成为可见的东西的不可见形式；但是，为了使这个形式有可能处于光的沐浴之下，就必须有一个可见的形象，把它从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23 页。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24～35 页。